

◆笔走万象

石榴红

◆子 薇



小区里,石榴花恣肆地绽放,一朵一朵大红的花儿,勾魂摄魄,韵味无穷。若是照着样子印染一段丝质面料,做围巾,做纱裙,那种美艳堪当曼妙绝伦不可方物。“红配绿,丑得哭”,那是早已过时的审美观。艳俗的抑或极度沉闷的色彩,若是你的气质肤色足以托得起它,定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观感效果。大俗,终究演绎出了大雅。也指那一树绽放的石榴花。

石榴花期长,从五月到七月,日日夜夜不知疲倦地开,明媚鲜妍地开。走到近前,它的萼亦是相当的好看,颇有气势的那种,仿佛一只一只的酒盅,厚重,有力,和花的颜色一样,纯正的中国红。萼以及花,点缀于青枝绿叶间,相当的上镜,异乎寻常的入画。我想不到该拿怎样的语言去描摹去表达,想起韩愈的诗,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;还有苏轼的词,“微雨过,小荷翻,榴花开欲燃”。

采摘来的石榴花,加明矾捣碎,可以染指甲。我没有尝试过,想来如此这般染成的指甲一定好看。古时,爱美女子将石榴花捣汁染布,做成红裙。于网络上看到,今年五月受聘担任首批中国农民丰收节推广大使的李子柒,一个年幼时因为家庭变故吃过很多苦的女子,她拿葡萄皮染布做成的连衣裙,穿在身上,紫气飘飘,和长长的头发一起飞扬。那份美丽里,镌刻着本真自然,隐约间可见千山和万水。这就是纯天然的力量,这就是来自自然界里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各色草木的力量。古时拿石榴花染成的衣裙,当也是别有一番风情,在风中,在四季,在一个又一个美好的日子里,演绎着它们不一样的小宇宙小传奇。

石榴是善于经营自己的生命的。开花时,把花开得艳丽妖娆,兼之仪态万方;结果时,把果结得蓬蓬勃勃,丰硕得令众心生嫉妒意。它拼尽全力,让生命的每一个阶段都向高处飞翔,把美推向极致。在这样健康向上的生命面前,没有谁不油然而生敬慕之心。

把石榴皮撕开,只撕开一小块,房顶上开的天窗似的。透过天窗看见外面的一线亮光,恰好,有鸟飞过来,有云飘过来。动静之间,皆是风景。恰似石榴撕开皮的那一小块有限的显露——艳红饱满的一小块石榴籽,大面积的石榴皮依然紧紧地包裹着。那是一件雕饰,一件艺术品,可以远观,亦可以近赏,大方,端庄,耐人寻味,可供消磨大把大把的好时光。

看够了,把外皮撕掉大半,准备一只干净小碗,拿手把籽一点一点地抠进碗里,再撕皮再抠籽,直至整个石榴的籽都抠进了碗里。那份光华灿烂,让人眼前豁然明亮。满眼都是艳红的宝石,一粒一粒,润泽,剔透,晶莹,闪耀。拿调羹一下一下地舀起,送进嘴里,唇齿轻抵,舌尖辗转,汁液四下洒开,那感觉如同涂在略微潮湿的丝棉上的胭脂,在绵延,在流淌,那份鲜,那份甜,那份美,兼之更有一份销魂,无声地由咽喉抵达胃囊,抵达每一处神经末梢。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张开了,无声地享受着甘甜如蜜的汁液的滋养。

晚归,行走在路上,看见一树艳若霞光的石榴花,在月光和灯光的照耀下,恍惚间,一株石榴树,成了她。她是他的伊人,被我无意间遇到的他的伊人。想起一句让人感怀的话语——你在路上随便碰到的一个路人,都是别人做梦都想见到的人。耳畔,霍尊情意绵绵地唱,“……夜静谧/窗纱微微亮/拂袖起舞于梦中妩媚/相思蔓上心扉/犹眷恋/梨花泪/静画红妆等谁归。”月光皎洁的夜晚,星星齐聚的夜晚,画着红妆的那株石榴树,是否在等待,等待她朝思暮想的伊人?

喜欢一句诗,“当年拚却醉颜红”。石榴树,其花是醉颜,萼是醉颜,沉甸甸的石榴外皮是醉颜,剥开后内里的籽亦是醉颜。醉颜,拚却,就是这般放达和潇洒,痛快如斯,酣畅淋漓。一个自律的人,其生命中,这样的时光甚是鲜见,因为鲜见,偶一为之,更显珍贵。若是细究,里面定是深藏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无限情义。情义是什么?是山高,是海深,是不思量自难忘,是暗夜裡独饮一杯忘情酒,是为了某个人可以豁出命地一切皆可抛两肋能插刀……

本版图片均来自网络

瑶里风光

阳春三月,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,我来到瑶里旅游。

瑶里隶属于景德镇市浮梁县管辖,地理位置十分独特,紧靠安徽的祁门、休宁,与江西的婺源相邻,是古代徽商进入江西省第一站。瑶里被人誉为“瓷之源、茶之乡、林之海”。

瑶里是座历史文化名镇,据史料记载,从西汉建镇开始,至今已有两千年历史。之所以被称为“瓷之源”,是因为瑶里从唐代中叶开始制作陶瓷,景德镇“白如玉、薄如纸、明如镜、声如磬”的瓷器原料,就是产于瑶里的高岭土。之所以被称为“茶之乡”,是因为瑶里周边的山峦起伏,山上盛产优质茶叶。我想起了白居易在《琵琶行》里的诗句:“前月浮梁买茶去”,古时省内省外的茶叶客商云集此地采购茶叶,唐代这里的茶叶就享誉国内外。之所以被称为“林之海”,是因为原始森林环绕瑶里,千年古木遍山遍岭。

改革开放前,瑶里是位“养在深闺人未识”的古典美女;改革开放后,随着旅游业的兴起,才掀起盖头露出娇容。瑶里是人文景观、自然风光、革命遗址三样齐全的国家四星级景区,内涵丰富,实物众多,可以满足游客的各种观赏需求。

我先来到古镇,见一条清澈见底的瑶河从镇中穿过,瑶河水的水,来自镇四周的大山中,没有被污染。清水缓缓流着,可见河底黄褐色的鹅卵石,可见欢快游弋的鱼虾。河两岸是数十栋建于明清的徽派建筑。走在青石铺就的街道上,似乎穿越时光隧道,重回到古代川流不息、商贾

云集的古街。

瑶里古街长一千米,分为上街头、中街头、下街头三部分,整条街道弯弯曲曲,街头见不到街尾。民谣这样描写这条街:“上街头,下街头,街长不见头;丝绸缎,糖醋油,店面八百九。”生动再现了唐诗中“浮梁歙州,万国来求”的盛世景象。古街两边,店铺依旧鳞次栉比地分布着,古门洞、古窗棂、古牌楼、古货台,诠释着古街的神韵。草药店、面筋店、铁匠铺、炭烛铺、锡箔铺、修篾店等传统商铺与现下时兴的小吃店、糕饼店交相辉映。游客徜徉古街上,既可买到精美的传统工艺制品,也可品尝到瑶里特有的小吃、糕点。

古街两旁的徽派建筑,白墙黛瓦,呈现一种古典之美,而高大的祠堂又特别惹眼,最有代表性的是张氏宗祠。张氏宗祠建于唐末,元代毁于战火,现在的张氏宗祠兴建于明朝。宗祠气势恢宏,拥有三堂两天井,占地1999平方米,祠中的砖、木、石雕十分精美。

古街上不但有多栋明清时期的祠堂、民居,给人留下深刻印象。1938年初,改编南方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就在瑶里进行,陈毅曾在瑶里召开新四军抗日动员大会。现在在开会的地方建有纪念碑,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陈毅旧居,原名敬义堂,修建于清朝嘉庆年间,现辟为纪念馆。陈毅半身塑像正对着大门,展室里挂满图片,展现那段峥嵘岁月,反映那段可歌可泣艰苦卓绝的斗争,现在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基地。



瑶里古镇

关于生病这件事

有一样东西,人人都怕。啥?病!

各种各样的毛病,形形色色的杂症,是够折磨人的。疾病,是生活辣辣的忠告,是生命悄悄的提醒,也是身体发出的声声警报,在告诉你不可掉以轻心。而不少病,则是魔鬼发出的狞笑。透过疾病这面镜子,一个人可以发现人生的苦短、岁月的艰难和命运的多舛。这时候,你便会发觉亲情友情的可贵,就会感到以前不遗余力追求的名利地位是多么可笑和不值,从而对生命中的重与轻、贵与贱可能会有有一种全新的认知。这时你就有可能深刻认识到:每一次醒过来的天明,是很多人永远再不能实现的梦寐以求!没有如意的人生,只有看开的生活。珍惜生命,珍视眼前,这才是实实在在的事。这时你就会深切感受到:生命来来往往,人生匆匆忙忙,来日并不方长,屈指花落叶黄!这时就会深省:从前不知活着好,昔日不懂命重要!以前总是想拥有更多,想得到的就拼命抓住不放,得不到的也不会轻易放下,随着生命的磨难,病痛的产生,就越来越懂得放手放下放弃。就会重新诠释快乐的意义,真正读懂幸福的含义。

过去生过病,现在生着病,我最恨的是慢性病,根本不可能“病来如山倒,病去如抽丝”,往往软缠硬磨,完全是钝刀子割肉,虽痛,也只能痛

在心里,放在肚里,只有真正的同病之人方知其中滋味。同病相怜,那也是一种知音呀!

人有时候有过辉煌反而不好,一向身体好,突然病了,辉煌瞬间变灰黄,反而叫人受不了。屋前的青松有时真不及风中的秀竹,前者易折,后者虽经风雨折磨,却有韧劲。

“穷人不生病,好比交大运。”儿时母亲的活现在常响在耳畔。但人吃五谷,必有百病,是没法子的事。其实,生病是世界上最糟的事,但也会有一点半缕的益处。大凡人去医院走一趟,目睹血淋淋、惨兮兮的镜头,多少总得想通一些。生病了,男人显得比女人脆弱,中国男人生活得又过于沉重和劳累,积羽成舟,蚌病成珠,一下病了,倒可以窥见本身的弱点,把许多东西看淡一些。我们需要有一种投身事业的超脱,因为人生是一门投入的学问,也是一门超脱的艺术。超脱给予人生精彩的一笔,使人生的画面活了起来。人还是需要有那么一点超脱精神的。唯此,一个人才能对事对物对人对己看得透、想得开、识得破,生活才不会成为一种负担。须知幸福不只是“有”;有房有车有钱;其实,更多的快乐还是“无”:无忧无虑无病灾。而后者才是“悠悠万事,惟此为大”,是首要的,是第一位的。没有这个前

提,全部等于零!

“因病得闲殊不恶,安心是药更无方。”苏东坡讲的是静养静心静思对病的好处。“不才明主弃,多病故人疏”。孟浩然更把病中的滋味说到了家。生病到底是坏事,让人失去很多。但生病是人们对生命的一种体验,是对人生的一种咀嚼。永远走马平川,岂知山道崎岖?如同“养儿方知父母恩”的认识一样,病中也会感到生活的美好似锦,如果说是黄连树下弹琴,到底也有几分苦涩中的余甜。疾病的痛苦,也使人深刻地体味做人的道理,更深切地理解生命。疾病有时还是清醒剂,告诉你人生犹如马拉松赛跑,不是百米冲刺,需要一张一弛。

疾病还是对情义的考验。热恋中的男女有以大病来做“试金石”,测试真情假意的。而“久病床前无孝子”,更是现实的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生了病,是命运的戏弄,朋友的慢慢疏远,亲戚的渐渐淡然,这本不足为怪。大家都公务、家务、事务缠身,生病之人也要有一点包容之心才好。况且,很多东西可以替代,惟有身体谁也代替不了。生了病,别人的关心只是安慰,有人可以当良方,有人却无济于事,只有想通一些,看淡一点,才是良药。况且老来生病,也是一种常态,与病为伍,与病同行,甚至学会与病交友,则是一种逆来顺受、委曲求全,也算是一种生活态度和一种精神境界吧!

◆汉诗节拍

糖蔗

◆杨达寿

黄金棒子挂满了屋梁
晚稻充盈了空腹的谷仓
最后一阵秋风送来悄悄话
别忘了带走红得发紫的蔗娘
让闲得心硬的耙子再次苏醒
逼出储存一世的玉液琼浆

炉膛不全是为了一日三餐发威
面对那些哼着小曲眼泪的悲壮
没有生前的豪言
也没有死后的壮语
众釜忍受炙烤演一场崇高的涅槃
也许早就领受了神的旨意
决计提炼出的金黄显现农人的心愿
运往神州各地兑现一个民族的神话
为乌伤传承千年的美食装点门面
去暖房里慰藉千千万万的妇人
去包厢里佐料千家万户的舌尖
还可能会去茶座里加入诗友的队列
在诗词曲赋的节拍平仄里注入灵感

为了一些平凡而崇高的畅想
不去听初冬真假难辨的呢喃
听一排排前赴后继的最后唱和
撕不碎的旧梦又会栖息字里行间

◆史海钩沉

《岳阳楼记》之背景

◆俞剑明

湖南洞庭湖畔的岳阳楼,与武昌黄鹤楼、南昌滕王阁并称“江南三大名楼”。明代万历年间岳阳楼重修后,范仲淹写下了千古名篇《岳阳楼记》。此事的背景颇为复杂。

重修岳阳楼的滕宗谅(990—1047),字子京,河南洛阳人,与范仲淹为同年进士。此人喜结交朋友,且出手慷慨,常一掷千金。

庆历三年(1043)九月,监察御史梁坚弹劾滕宗谅之前担任泾州(今甘肃泾川)知州时,“用过官钱(公用钱)十六万贯,有数万贯不明,必是侵欺人己。”仁宗皇帝委派太常博士燕度,筹划将滕宗谅从庆州带到邠州(今陕西彬县)接受调查。滕宗谅闻讯,“恐连逮者众,因焚其籍以灭姓名”,将登记公用钱使用情况的账簿统统烧掉了。他坚决不承认自己挪用了十六万贯公用钱,只称在泾州任上时,因为招待“诸部属羌之长千余人”,才动用了三千贯公用钱。

以滕宗谅花钱豪爽的性格,加上交游又广,经手花出去的公用钱,肯定不止区区三千贯。但究竟花了多少钱,又花在了哪些人身上?却成了一笔糊涂账,因为账本都被他烧掉了。

该如何处置滕宗谅呢?朝廷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见。时任枢密使的杜衍力主严惩,“欲深罪滕宗谅”。他的意见并非没有道理,因为滕宗谅滥用公款且焚毁账本,显然是对国法的挑战。

参知政事范仲淹与谏官欧阳修则力争从宽处理,毕竟滕宗谅并无贪赃入己的铁证,以公用钱“馈赠游士故人”也是本朝惯例。范仲淹还提出,我以前担任泾州知州时也是这么做的,如果有罪,将我“一处定断,以正典刑”。

宋仁宗权衡再三,听从范仲淹意见,对滕宗谅从轻发落,夺一官(降一级官阶),调往虢州(今河南灵宝),时为庆历四年(1044)正月。

但是,这个处理决定,立即受到御史中丞王拱辰的强烈反对。他上书说:“今滕宗谅在边,盗用公使钱,不俟具狱,止削一官,皆以谓所坐太轻,未合至公。”又说,如果不对滕宗谅严肃处理,自己就辞职不干了。

其他御史也“执坚奏劾宗谅不已”。最后,宋仁宗不得不“用御史中丞王拱辰之言”,在二月份重新下诏,“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”。当时的岳州,是一个蛮荒之地,但滕宗谅并不计较穷山恶水,上任不久,便“政通人和,百废俱兴”,并决定重新修葺岳阳楼。

这一次,滕宗谅不敢动用公款,而是采用了“众筹”的办法——岳州有不少“老赖”,欠债不还。滕宗谅便发布一个通告: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,献以助官,官为督之”,意思是说,凡是讨不回欠款的债主,如果愿将一部分债权捐献给政府修建岳阳楼,政府将协助他们追债。于是“民负债者争献之,所得近万缗”。

滕宗谅亲手掌管这笔巨款,“自掌之,不设主典案籍。楼成,极绚丽,所费甚广。”尽管王拱辰仍然盯住他不放,认为他从中捞了不少油水,可是“州人不以为非,皆称其能。”

岳阳楼建成后,滕宗谅请老朋友范仲淹写了那篇脍炙人口的《岳阳楼记》。而他原先那宗滥用公款的案子,几乎不再有人提及了。

